尚書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

周書 孔氏傳

乂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毋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叔封字惟三月哉生魄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蠻夷要服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亟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天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命大誥以治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文王能顯用父文王刑罰以爲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勑

可敬刑可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教冒勉彼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善文王乃大命之殺一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於其民咸惟是次叙皆文王敎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王曰嗚呼封汝念

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治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又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宮心知訓汝當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用康保民耆王之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王命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惟命于厥德乃惟時怙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殷命哀矜庶民惟時怙冒大于四方民大不敬循汝文德之又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之

新之
勅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歎而勅之凡行
之欲其 重愼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
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
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法 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罰宥敘時乃大明服歎政教敘
厥辜時乃不可殺 波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
是乃治理大
明則民服 惟民其勅懋和民既服化乃其自勅正勉爲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
盡棄惡
修善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變養人如安
救兒赤子不
失其欲惟
欲其皆安
治 民非汝封刑人殺言得刑殺罪人無或
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
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
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
輕者亦言所得行 無或劓刵人所以舉輕
以戒爲人
輕行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
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
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
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

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敬心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入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兄弟者乎言父母不友兄弟不孝之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是不孝于父不能厎厥子乃疾厥子於為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

兄亦不念維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亡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教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肆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

汝用寬民之道富惟念之文王之勑敬忘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兄予民無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兄予民無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詛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於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有罰詛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識敝時忱丕則敏德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
無令有非違汝謀思爲長久裕乃以民寧不
汝瑕殄行寬敬有以民安則我
不汝棄遏不絕亡汝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以民安則不絕亡汝
故當念天命之不於
常汝行善則得
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
言而不念
明乃服命享有國土當明汝所
服行之
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
乂民高汝聽聽先王道
德之言以安治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
敬典汝往之國勿廢
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啟民世
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酒誥第十二

周書　孔氏傳

酒誥康叔監殷民化
紂嗜酒故以戒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
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
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
都朝歌
又北是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文昭子穆
穆將言始國在西
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慎衆國衆
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
朝夕勑之惟祭祀
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
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

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
本爲祭祀亦爲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
大之國所用喪亡無不以酒爲罪也亦
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之
至醉
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
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
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
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故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
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
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鈔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喜子之行
子乃自絜厚致用
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統衆士有
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耆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
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酣飽之道先戒群吏以
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羲
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
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
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酣飽考中德爲
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言此非但正
天順其大德而佑之事之臣亦惟
長不見忘在王家
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
西土輔訓往曰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矛
孫胥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
家至于今能受殷王
之命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哲王謂
湯蹌道畏天明著小民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
之王撫保成其王道畏
勑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
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
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
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
敢沉敢聚會飲酒乎明

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服內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天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作之念聞其德使祀見享升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聞其德使祀見享升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

咎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瞎徹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自召罪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所行惡當於民監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聖有言人無於水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殺紂無道墜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毖慎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尊官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

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翦歸於京師我其擇飲酒者以罪重者而教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耆舊諸臣惟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世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道亦如梓人治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獨大夫及鄰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師我有典常之師可法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

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敬勞來之肆徃姦宄殺人故汝徃治民必敬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徃察姦宄究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徃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治爲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婦女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所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所複罪當務之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由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脩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撲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

教化齊須禮義然後洽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爲爽 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故治國當法之 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 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
法則和集衆國 賓服亦已奉用
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 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
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 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
先王受命 今王
惟用
先王之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已若茲監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爲監所行已如此所
使至於萬年
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
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民

名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
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
焉 使召公先相宅 召公以成王新即
之邊以陳戒 作名誥名誥
政因相宅以作誥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
年二月十五
日日月相
望因紀之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於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月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庶殷侯甸男邦伯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民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共牢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所營言周徧於乙卯三日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庶殷侯甸男邦伯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

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
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取幣旣因大會顯周公
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
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以順周
公之事誥告庶殷越自乃御治事爲辭於自乃御治事爲辭
謙也諸侯在故詰焉
予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大子乃大國
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
乎乃御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
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
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
予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疏厥命
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
敬之欲其行敬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
殷命此殷多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
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
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
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困
於虐

政夫知保抱其子銷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艷殺無助自容則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禹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墜其命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乃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考童言成王少闕祖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善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嗇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嗇愛也又當顧畏於下民愛民潛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配天而爲治 毖祀于
上下其自時中乂 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
太平之美 王先服有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和比殷周之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 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而服行之 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
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其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
夏殷長短之命而法則之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
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肇惟王其疾敬
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
用新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
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在德之首小民乃惟
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
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夏之多歷年勿用廢
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百君子盡拜手首至手稽首至地
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
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比匹之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言民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
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
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尚書卷第八　經二千六百四十字　注五千二百四十六字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經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
之遣使以所卜吉非遂告成王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
王告以居洛之義周公拜手稽首曰朕
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還明君之
政於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
歸政而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
退老王往日勿
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
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土其基作民明辟義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
之治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
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
之意先墨書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
使人卜河北黍水上不吉又卜澗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
今洛陽也將定卜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
來以圖及獻卜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
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以配天之美公既定
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已前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卜千為萬萬十萬為億言久
遠拜手稽首誨言成周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致敬於王盡禮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
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俾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有事

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曷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募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剿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比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嗣子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全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若大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惟以在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往周之百官 邑俾繹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爵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數譽之辭於後世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言上謂之享汝爲王其當敬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上者亦識其有達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比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勉爲勉哉欲其必長爲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惟不永哉政汝是惟不可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予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奉大明德用我小子承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

道以迪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勳之勤言化洽予沖子夙夜慈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徙早起夙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曰公功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公後公當留佐我立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我將助我其政事庶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往已公後之政監篤我今已後之政事庶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功進大天下咸歡樂公功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洛邑已矣公功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慶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意孺子來

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
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世萬國皆被美德
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篇前人成烈
荅其師作周孚先我且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
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仰來嗣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彤矢二卣曰明
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
自疾萬年厥子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
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經宿惠篤敘無有遺
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兼有次
使有次序無有遏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猷於沒德殷乃長成為周王
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
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朝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公拜禋祀文武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七年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成周既成洛陽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撫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士故以名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來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終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命乃天命

殷弋取也非我敢取取殷王命乃天命我我其敢求位惟天輔佐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我我其敢求位惟天輔佐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效我闇曰上帝引逸有皆是天明德可畏之勅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殷不之逸時天罔念聞厥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殷不之逸

樂故天下至戒以謹告之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惟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恪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禦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華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殷殷

家諸王皆能夏念祭祀無敢失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
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民虐天旦忽之
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
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言紂大過其過無觀
於天無能明人爲敬
悲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
故下若此大
喪之誅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
罰言皆有闇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
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
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
適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予其曰
紂柴於牧野告
天不顯乃大降于我國民祇言紂棄
天不顯乃大降于我國民祇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
大無法度謂
紂無道我不先勤誅汝
亂從汝邑起言自
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
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
衆士我惟

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
西汝於洛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服職在百官言我周家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言見任用
于天邑商言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殺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誅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
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致天罰今殺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咎比近臣
惟爾攻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殺汝故惟是教
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出洛邑以待四方亦惟汝衆土所
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分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土所
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乃尚寧幹止庶幾汝多爲順事乃
土乃庶幾安汝故事
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
敬行順事則爲天
所與爲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繹爾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
罰於汝身言刑殺
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
汝邑繼汝所當居
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
所當居
乃與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
起從汝化而遷善王曰又曰時
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
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有幹有年爾小子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
豫故戒以無逸無逸成王即政
恐其逸豫
故以所戒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君子之道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
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所依怙
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
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 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爲政敬身
畏懼不敢荒寧 居民間勞其父小乙使之久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孝行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其惟不言則天下知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非者言無非怨者 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其在祖

甲小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大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拘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卒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故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祖其功故稱祖）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故）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耽樂之故從是）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者）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宗）

十年下者三年言遠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命術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甲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
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以正道供待之故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年
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
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
受迷亂酗于酒德哉以酒為名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
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
告胥保惠胥教誨數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
以義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
有相欺誑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
以非法乃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
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乃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聲明德以臨下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修善政厥

不啻不敢含怒其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眾之言常和悅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

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

無罪殺無辜怒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

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十五字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尚書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名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者史臣之目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隊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

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有周道至已受之跡亦述君所知善殷家長信於美道順天休誠于休若天棐忱棐輔也忱信也其始

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殺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不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絶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

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者改正但欲騁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成王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殺受命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勑至天

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特賢臣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外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六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旦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此王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敬安

治有趨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令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惟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虢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宜生南宮括皆名九臣佐文王爲百夫長後纂傳之任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踶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踶行顯見覆冒下民勤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玆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踶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

暨武王誕將天威戡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
謀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聞天下大盡舉行其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往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涉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牧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輔成王欲

能格于皇天予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啟教之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哉其其乃心爲法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度乃悉以命汝矣度明勉配王德爲之子孫無爲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寧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祖大承無窮之厥愛公曰

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
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
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之威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
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
惟是文武不勝受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
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公曰
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
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
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
惟其終則惟汝召公以慎終）祇若茲

往敬用治當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也成王崩時

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蔡仲名仲字因以名篇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

乘言少管蔡國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庶人之三年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鄴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鄴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

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祇德周公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數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少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忠惟荼汝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
子能蓋父惡所以爲惟忠惟荼爾乃
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使可蹤迹而法猶之能勤無懈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
王之彝訓無若爾考
違命爲
世戒
厥德是輔民心無常惟
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
之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
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爾其戒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困
汝其戒治亂之機作事云爲必
窮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
以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
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
無作聰明亂舊章小
無敢爲小聰明作異
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
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其常度必斷之以義
則我一人善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蔽無荒棄朕命（歎而勑之致其念戒小子朗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叛反覆之政令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將（周公以君於蒲姑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爲此冊書告令之亡）

蒲姑（言將徙奄之政令）周書（孔氏傳）

多方第二十（作多方）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褒編）

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奄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宗周）

鎬京周公曰王若曰嗟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誥告之誥災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

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
法民無憂民之
勸于帝之迪言桀不能終日勤於天之道乃爾攸
閒言桀之惡乃所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因甲於二
亂之內言皆甚不
恭洪舒于民言惟進其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
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
有夏之民貪叨忿憯而違命於是桀
日尊敬其罷劓割夏邑者謂殘賊民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
以代之大下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命湯刑絕有夏惟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
天不與桀亦已大
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
多方
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
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
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
暴虐於民至於百端

所為言虐非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推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刑亦用勸善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民乃勸善其人雖能用勸善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帝乙已上要察因情絶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數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弃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棄桀縱惡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乃惟有

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乃惟有

更說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其逸言縱

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禁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改能顧天可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惟于汝乃不大宅天命爾乃播棄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惟于我周故我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自絕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至于再至于三

冊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致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殛誅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之汝君乃其大罰誅之誅非我有周秉德不安寧自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殛誅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詰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奭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謹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徒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敬其皆用法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在乃位汝庶幾不忌入於凶德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爾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我畀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庭尚爾事有肹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恍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衰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君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之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祇告爾命我惟敬告汝而已我又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
初不能敬于和道故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誥汝汝無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周書孔氏傳
予玉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予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
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人者少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
之時乃有物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禹之臣陶知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皐陶所謀者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

亦猶王矣宅居地居汝尊大卿掌事者牧牧
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賢得其
人則此
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
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
居無義民大罪宥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
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內四番
之外
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法徃所委任是惟暴
德之人故
絕世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之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
天下
大賜上天之先命王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乃用三有宅克即
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
之俊能就其後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
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
商邑
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
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嗚呼其在
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
愛爲善字而反之惡自強惟進用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
字帝乙
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俾我商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天以紂惡故散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
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有以
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天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
以敬事上天立民長諸侯祀天建諸侯正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
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
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奉斂藏吏亦
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愼擇其
人況大都邑之小
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
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舉文武之勿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毫阪尹蠻夷微盧
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
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
惟其
能居心遠惡舉善及乃能立此
常事司收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衆慎之事文王一無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無敢自用違法衆獄功不敢替厥義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天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嗚呼孺子王矣歎維予今以爲王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之言知臣下之勤然後莫不盡心力勞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少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言政當用一善在一言如此我則彖以又我受民言已啟其口無擇言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徽言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有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利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繼自今立政其勿以譖庶獄有司欲（譖言雜子以取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詰治戎服兵器威懷亞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丕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周公曰

曰太史順其事并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
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旃行於我王
國言主獄當
求蘇公之比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
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
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
注四千七百二十五字

周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
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即政
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
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

司之百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慮預防之曰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蒙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成治言有法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舉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
夙夜不逮予我小予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目有極仰惟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行之言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法傳傅相天子保保安
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任佐王論道官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公之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三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

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教敷五典擾兆民
民使小大協睦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宗伯春官卿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官卿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土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前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主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非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六年五服一朝
五服侯甸男采衛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六年一朝京師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
周制大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王曰嗚呼凡我

有官君子斂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令出已上戴所司慎沒大夫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攸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政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後入官治政凡制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厥修（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召致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當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遠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僭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斁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猒我周德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賜肅慎之夷亡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并及奄君已定亳姑因告祝以葬畢之義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

周書 孔氏傳

母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率厥常言周公帥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厥民日致致勤行之惟敬自寬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
爾莫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發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而布之禁其專度之衆言同則陳其先慮其難有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

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同
心我君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德善則爾君人臣
王曰若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
倚法以削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啟
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
平理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
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
夫人有頑鄙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憝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
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包容德乃爲大忍其乃有成有所
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
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爲善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人好故人生不可不慎汝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
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
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惡凶危其爾之休終
不朽
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實命羣臣敘以要言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
疾故不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群臣必齊戒沐浴乡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
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大小次第冢宰第一召公

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邢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冦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邢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言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肄不違用克達厥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違越言戰慄畏懼全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大子劍劍康王名大遠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爲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羣臣皆宜思夫人夫

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率人臣無以劍冒進于非危之事茲既受命還反命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側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放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大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分衛兩階侯呂伋以素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户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仗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藉華綴雜彩有文之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豐莞彩色爲畫彫刻鑲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廟夾室之前）

筍蒻竹玄紛黑綾此親饗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西序坐北列玉五重陳寶於東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又赤刀大訓弘璧琬琰

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和之戈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九所陳列皆蒙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服賓在廟同故雀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陛士所立處）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

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鉞闕瞿皆戚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鉞亦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賓階西階升不敢當主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冕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作階 升由東楹不嫌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冊命之辭太君戒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 嗣訓 言任重因以詰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 循大法 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爭謙辭詘不能 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王受瑁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上宗曰饗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受同降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主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至齒則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嚌至齒則亦至齒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玉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之所處故曰廟門皆待王後命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之正號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

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驕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兩幣曰二
臣衛敢執璧奠賓言諸侯也舉奉圭兩幣之辭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
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璧奠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
其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贄群臣諸侯亞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
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
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畀協賞罰俾定厥功
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
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
兄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人厎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

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能罷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則亦有勇猛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諸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脩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能罷之士勵朝臣比暬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當各用心奉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羞子之羞辱雉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遶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脫去冕服喪服居倚廬

尚書卷第十一　經一千九百二十字　注三千六百三十六字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畢命（畢公命爲冊書言畢公見命之冊畢公）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治正成周東郊）王

嘉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難告畢公代周公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慈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通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漸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予曰世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敢枉公徙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爲惡比甚善風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明也守備以安四海京師圻畿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念絕之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邊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茲殷庶士庶以減德義服飾過制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美於其民言僭上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羨于人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特奢侈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靡服以禮閑檢其心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

其訓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以義制惟可以長年命矣

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啟士

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穀土而已治之不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穀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

克和厥中惟公克慎厥始惟君陳

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以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

畢公聞二公之烈能成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

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四夷左

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

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

髮左衽之人無不皆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閒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

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後世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

又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

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

嗚呼罔曰弗克惟慎厥事

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

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

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王子昭王子作君牙篇 君牙臣名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甚虎尾畏噬春冰畏陷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 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故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心令有法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日怨歎咨嗟言心無中正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 冬大寒亦天之

常消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嗚呼丕顯
哉文王謨業文王所謀大顯明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所業美大
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爾惟
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之道用奉順於先王對揚文武光明之命君王若
配于前人言當荅揚文武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王若
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
茲汝惟當率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武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
慶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言當
循汝又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御中大夫
作冏命冏命以冏見篇名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
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
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

周書 孔氏傳

悚懼惟危夜半以起
思所以免其過悔
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齊聖小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皆正以且夕承輔
之以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正人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且夕承輔
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
善下民敬順其命
萬國皆美其化
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
惟予一人無善實
特左右之前後有職
位之士匪正其不及
言此貢辭臣正已
克紹先烈言特左右之臣弼正過誤檢其
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欲其教
正羣僕
無敢倚爲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
大親疎皆當勉汝
若爲德更代修
進其所不及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
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
貪便辟足恭側媚
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諭諫
臣諫厥后自聖言僕臣當正則其君乃能正
僕臣諫諫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
所行善惡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
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
究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
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
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
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入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用行貨之
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
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患也王曰嗚呼欽哉
永弼乃后于彝憲數而勤之使敬用所言當
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

孔氏傳

庶幾欲踰
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呂侯見命爲
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
王命作書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
吏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
故或稱甫
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
卿時君王以享

國百年耄亂忽荒王即位過四十矣
言百年大期雖老而猶能用賢以揚名度作
刑以詰四方要時世所宜訓作贖刑
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
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基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之君頑凶若民敢行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三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并制惡罪有辭苦民於此施刑無差有直辭者言滋濫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於濱泯泯爲亂棼棼猶惡曾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三苗虐政作威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腥臭也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爲虐者以威誅遏絕滅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

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陶作士制百官君道於下以治於民輔成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愆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

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伯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君道於下以治於民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焉敬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土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愆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竟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無擇言在身必配享天意在於天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爰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其爰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爰何懲戒惟是苗民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予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今汝安自居日當

勤之汝無有廢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數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兩謂囚證造至也兩造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辭之辭至貝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過於五過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刑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劓截鼻曰劓刑倍差謂倍截鼻曰劓刑倍差謂倍百鍰為二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罪刖足曰刖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死刑也五刑疑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僭

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

罪人之斷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用中典凡刑所以齊國用中典凡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非齊名有倫理有要善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其中正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讞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詳審能之無所刑其所罰其當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勑文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使敬之敬刑官我言多可戒懼以徵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令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有德者推典刑

于罰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于獄府辜功報以庶尤（受貨貨聽詐僞之兩辭）獄貨非寶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令衆民無有善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生不中將亦罰之）

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總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衆疆之辭）

尚書卷第十二　經一千九百六十字　注三千五百八十四字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柄瓚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別之丕顯文武命之文侯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其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

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
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敷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隕隳
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
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考度在其服在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曰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
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
言特諸侯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覩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言汝今於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
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汝多修扞我于艱
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

我所善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謟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形弓弓矢然後專征伐形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日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不開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

周書　孔氏傳

鵩詩錄商魯之頌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聽誓命

詳審其靜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往征此淮夷徐州

之民並起爲寇此我夷帝王所羈縻統
叙故錯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善叙
乃甲冑敽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盾
無敢不令至曾堲鑒施汝楯紛
攻堅使可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利鍛鍊戈矛
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今
惟淫舍牿牛馬牟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
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杜
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
窒敜之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疊
人畜之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之我商賚汝敜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
還爲攘盜汝則
有此常刑無敢窓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
者無取之敢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
竊馬牛
誘偷奴婢汝則有
犯軍令之常刑
我惟征之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
儲峙
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
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魯人三郊三

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攄諸國之兵而但
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播魯人時具楨榦
庳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庳壇之禹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則有無餘之刑時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
非一也然亦非殺汝者
匄人三郊三遂時乃
匄改
匄勿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汝則有有之軍興之大刑郊遂多積芟蓺供軍牛馬不多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周書　孔氏傳

嵕嘗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帥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

秦穆公悔過作誓貪鄭取敗而自誓公曰嗟我士聽無

譁誓其群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本要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須道是多樂

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難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

惟難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惟古之謀

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敵古義之謀人謂我所欲反忠賢疑叔等也則曰未成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以取破敗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之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敢用自侮之以至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如有東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其心其口出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也是人必能容民之至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美聖之人安我子孫黎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人之

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
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不用賢邦之榮懷亦
國之隕危曰由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群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
賢則危用賢則榮
自誓改前過之意

尚書卷第十三　經七百四十五字
注一千六百八字